周易經傳集解

一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一

宋　林栗　撰

䷼　乾兼互語　巽艮震兌

兌下
巽上　中孚

序卦曰節之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中孚成卦節之變也自節之中孚變上六一爻而成也以六居上則剛柔分以九居上則柔在内而二五剛中則其所同也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能亨也說以行險所以為節說而巽所以為孚也節至上六節之苦也苦節不可貞是以變之而後孚也人之常情樂放肆而苦拘檢奓侈靡而陋儉約則雖剛柔分而能節苟无以信之亦不可得而節矣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故節之序曰節而信之

猶革之彖曰革而信之也世之君臣或喜於有為見
弊則思革觀甚則思節然而每每多敗而少成者皆
无以信之故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
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下兌上巽成卦曰中孚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艮四
為巽兌說也巽入也說而巽乎孚何也謂其有震艮

之象焉震為春巽為夏兊為秋艮為冬巽者震之配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以謂之孚也孚者信而化之之謂也國之治教正刑如寒暑四時之序則民信而化之矣巽之於震兊之於艮其孚之也不亦宜乎然則名卦為孚於義既備而必係之以中者何哉曰此聖人所以示之也記不云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誠也孚者化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此其所以本之於中歟故子曰中

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柔在内謂三四也剛得中謂二五也自渙兊節皆剛中而柔外剛君也柔臣民也剛雖中而柔尚外則其孚未至也至是柔在内而剛得中則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也而上下二剛有兊巽之象焉則天下之從我者皆說其巽矣謂之孚也不亦宜乎中孚豚魚吉何謂也曰古之為政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鯉鮞獸長麑麌鳥翼卵虫含蚳蝝蕃庶物也先王交萬物

有道自奉養有節伐一草木殺一禽獸必以其時故雖豚魚之微亦信其有仁愛之心焉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而序之者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夫仁及草木者非謂其不翦伐也謂其方苞方體而使之得以遂其生也然則信及豚魚者豈非鯤鮞麑麌得以滋息而無夭閼之虞哉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中孚之謂矣利涉大川何謂也曰全卦之體有虛舟之象上下二體以巽成兊巽為木為風兊為澤故有乘木涉川之象乘木以涉川其覆溺者必重載也舟虛則無虞矣君子之游於世如虛舟漂而不沉觸而不怒我不害物物亦信而不吾害我不疑物物亦信而不吾疑斯可以行乎患難矣利貞何謂也曰中孚者物之所以成始也利貞者物之所以成終也為備震巽艮兊之體是以係之利貞之辭焉

天之於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收之冬藏之聖人之於物也元以育之亨以通之利以和之貞以固之故子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說者於乾四德皆以應四時蓋文言著矣而中孚以利貞元文言以考故皆用卦氣之論以中孚為冬至之氣自揚雄作太玄首中以準中孚其說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无不在乎中推其意蓋取中孚剛中之義而為陽氣潛萌之論以謂中孚者信出於中而已夫仁義禮智孰非出乎中

者而必信之云乎既取諸剛中而為陽氣潛萌之論則所謂孚在内者將安取之乎程氏曰中虚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本之與質愚未知其所以别之也夫孚之訓信也非有諸己而名之也上下交相信然後謂之孚也故子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謂王化之所孚不特兆民信之鳥獸魚鼈皆信之矣按中孚與小過反對而成中孚有鳥卵之象而小過有飛鳥之象焉何則中孚之孚包藏於内而小過之孚發見於

外也是故孚之於文以爪覆子羽蟲之字卵是也夫爪牙之利鳥獸之所為搏噬也而能覆其輕脆之卵以成變以正性命豈非其内外相信而後然歟苟其中之不愛未有不毀而去之者也是故中而後孚孚而後利利而後正應天之義可得而言之矣堯典於春言鳥獸孳尾於夏言鳥獸希革孳之言字也革之言變也應其時義矣故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為卦氣之論者乃以應冬至

之候則其言利貞應天之義不已疎乎愚不自揆輒於復卦論六日七分之非而於中孚辨卦氣之誤將以俟明者而質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者兊也風者巽也水鍾於澤而風過之則水草以之蕃滋蟲魚以之生息風之所化王者當天地長養之時禁民毋覆巢毋伐木毋竭川澤毋漉陂地毋焚山林草木鳥獸魚鼈咸得以遂其生及其取之也有

節用之者有禮則鳥獸魚鼈亦莫不孚知夫籩豆庖廚之不可已非樂於多殺矣君子觀此之象凡民之有罪而麗于獄者從而議之若周官八議之類求所以生之而去其甚者矣其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亦姑緩之以盡其情而示其有所不忍之心焉然後民之死者皆知其自入於刑而非君子之欲殺之也故書稱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至於仁及草木恩被動植皆中孚之義也

雜卦曰中孚信也

中孚為卦以羽蟲字卵而成其在六爻以信而後孚為義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是故孚之成卦四陽二陰六三之所孚者九二上九也六四之所孚者九五初九也三應在上而比於二四應在初而比於五然六二有在陰之和九五有攣如之孚初九有他而不燕上九登天而貞凶彼不孚其所應而孚其所比者何哉其必有以信之矣所以

然者二五剛中初上剛而不中故也然古之化明者
其始曷甞不以言及乎教化之成則有不言而信者
矣是故九二鳴鶴在陰而和之者或鼓或罷或泣或
歌九五有孚攣如而從之者亡其匹而絕其類矣子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九二
之謂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九五之謂矣
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是中孚之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兊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四艮巽也故曰虞吉虞度也書云若虞機張是也初應在四而九五在上初苟不虞於五而欲有其應則所不度德不量力幾何而不危辱哉故曰有他不燕燕安也初體正而居下自度其德非五之敵而安守臣節不敢與五爭民斯保其能吉矣苟有他志非所以為安也故子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為其下而居初其

志未變也故免於不虞之咎而得自全之吉矣若翰音登于天則其凶不可逃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於六三三艮巽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震為喜鳴又為鵠故有鳴鶴之象以九居二故有在陰之象承於六三體巽以巽從震故有其子和之之象夫巽

之於震男女皆長也以為夫婦則可矣而謂之子何
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其象无乎不通惟其所
取如何耳震木也巽木火也震東也巽東南也以木
生火而傳之父子之象也中孚成卦以羽蟲子卵而
成則三四二爻謂之子宜矣鶴陽鳥也鳴而在陰將
以習其子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或本作
靡散也陽為實陰為虛九二自謂我有好爵將與爾
散之欲其子之和之也故子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者其九二之情乎所以然者二雖剛中為未當其位三雖柔巽而有應在上故其向背從違特未定也然則古之人所以化導其民惟恐其不至者亦猶鳴鶴之願其子乎說者皆以為和者中心之願愚謂不然卦唯二五為中九二居尊非二之所得而子也誠其中心之願則无我有好爵之辭矣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此之謂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謹乎鶴者君子之譬也居其室者在陰之
譬也出其言者鳴之譬也然其善不善應不應未可
知也二之言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或鼓或
罷或泣或歌則其爾者或未必應矣古今言易者皆
以九二一爻為中孚之至盛失之矣中孚之化不言

而信九二以言勝人者也焉得為至盛乎以為教化之末孚若周公之多誥盤庚之籲民則无失其義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九之兑而乘九二之震故曰得敵春秋傳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仇敵也六三之於上九有艮兑之合焉然三以柔而體艮上以剛而體兑兑反居上艮

反居下是以謂之敵也故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震為鳴故有或鼓之象艮為止故有或罷之象兑為口舌巽為進退為不果故有或泣或歌之象六三當中孚之時近於九二宜不約而孚矣然以柔乘剛不當其位又有上九為之應焉是以鼓罷泣歌之无常也故子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不安其分躁妄而求凶之道也然爻不言凶者為其近於九二幸其和之則免於凶矣是以九二六三但言

君子小人之情狀而不著其吉凶至於翰音登于天然後係之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上體為巽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九之允而承九五之震故曰月幾望馬匹亡月陰物也馬陽也人臣之義譬如月馬受日以為明者也譬如馬馬任重而致遠者也六四上承九五以巽遇震故有月望之象下應初九以艮遇允故有馬匹

之象月之既望則盈而將虧矣馬之過匹則逸而泛
駕矣四當中孚之時居近君之位上攣於五而下絕
於初故於月為幾望於馬匹亡矣故曰无咎月幾望
望則無虧損之變馬亡其匹則无奔軼之虞是以係
之无咎也或曰四於初為正應烏知其絕之歟曰孚
者化也陰陽合而化生也是故陰之情欲升陽之情
欲降然後為孚之時也六三之於九二所以鼓罷泣
歌之無常者正以其位之不當而升降之殊情耳六

四在上初九在下其絕之也不亦宜乎故子曰馬匹
亡絕類上也爲臣之奉公而無私得主而喪朋斯爲
无咎矣或曰初九以剛而體兊六四以柔而體艮其
謂之類何也曰兊與艮爲匹而於巽爲類矣文言匹
而彖言類互明之也曰若是則君子之得君子也不
與其類並進已乎曰非此之謂也君子和而不同周
而不比見善而稱知賢而舉豈特比而同之哉乎曰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

苟無致一之誠心而二三其德唯利是從欲上下之
交孚難矣此聖人之所以戒之也非謂其不可引類
而聚於王朝也夫言各有當易稱比吉而子曰君子
周而不比同人亨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利者義之
和而子曰小人喻於利是皆文同而義異不可以害
其辭旨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

乎六四四艮巽也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中孚六爻唯五為有孚者則剛徤中正不言而信孚之至也易以異體之合為交如同體之合為攣如有牽攣固結之義也四為巽五為震剛中而柔内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是以其孚牽攣固結之義可解也然而不係之吉而但言无咎者下無正應故也若以六居二則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矣變孚之二得益之象豈不然哉若大有九二與六五為應亦曰厥孚交如威

如吉也令九五六四君臣相孚有攣如之象然其孚未及乎天下是以但言无咎而已小畜之九五曰有孚攣如亦以六四之臣與之合志而无咎之辭係於陰爻也然小畜四五兩言有孚而中孚獨言於五者彼以小畜成卦非兩言其孚不足以明六四之志此以中孚成卦獨言於五而四之義該矣故子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唯其位之正當是以君不置疑於其臣臣不避嫌於其君然後為中孚之至也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艮
巽也故曰翰音登于天翰音雞也禮雞曰翰音五上
天位也巽為雞而應於上九故有翰音登天之象夫
雞者仰而號俛而啄飛乎枋榆之下而鳴於牆屋之
間是其智力之所及也雞而欲登天非其任矣故曰
貞凶以此為貞凶求其和六三之巽乘於九二之震
二鳴于陰以求其和宜若與之交孚矣然為其柔上

而剛下故三不順於二自以體艮而欲應於上上九之兌澤上於天既不可以居矣六三又從而從之小人相與覬覦非望是以有翰音于天之象也故子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飛龍在天豈雞之任哉說者或以中孚既有鳥卵之象則翰音登天是卵翼而飛鳥矣若如所論何自出哉

震兌巽艮

䷽

艮下
震上
小過

震兌巽艮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中孚之變也自孚之過兌變為艮巽變為震六爻盡易而成也震與巽艮配也剛柔相信然後志合而道行故中孚以巽兌而含震艮以四陽而包二陰

小過以震艮而合巽兌以四陰而包二陽明其志合而道行也行而謂之過何也曰世方承平則常得乎中道及其矯枉救弊則不能無過於常此過之所以為行也是故有小過有大過陽為大陰為小大過者陽過乎陰四陽而二陰也小過者陰過乎陽四陰而二陽也然頤之四陽曷不為小過中孚之四陽曷不為大過乎曰過之為言過常以適變者也唯外柔而內剛者能通變以行權柔內而剛外者非其任也故頤四

陰二陽取口實之象孚二陰四陽取卵化之象頤之序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孚之序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是則所謂過者非徒過越而已君子之有所動有所行過常而適變之義也不有其信其何以行之哉此小過之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者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過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

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下艮上震成卦曰小過者初為艮二為巽三為兑四
為震震動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謂之小過
何也為其有巽兑之象焉震長男也巽長女也艮少
男兑少女也震居三四而失其位巽居二五而執其
權是以為小者之過也震為雷巽為風艮為山兑為
澤雷風鼓舞於山澤而草木鳥獸魚鼈之生以遂然
其所振動不能無小有所過焉是以謂之小過也

小過亨利貞何謂也曰小過有震巽艮兊之體則宜有元亨利貞之辭然中孚有卵化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鳥飛則羽翼既成矣是以不係之元而但云亨利貞也聖人之道極乎中庸過與不及其失均也然而治教政刑每有偏而不起之處世之君子苟欲起而救之必待小有所過然後能反俗之弊而歸之於中庸是則雖謂之過乃時中也因世俗耳目之所不常見而謂之過耳是故大者過謂大事之過也亦謂

尊者之過也小者過謂小事之過也亦謂卑者之過
也或謂小者為小人非也小人不可一日用於天下
聖人之戒深切著明矣况其過越而亨乎能大事之
過將以撥亂而反正也小事之過將以矯弊而適中
也尊者之過君驕而臣諫也卑者之過臣强而主弱
也君矯臣諫故以棟橈象之臣强主弱故以飛鳥象
之然以其剛過而得中故謂之大過以其柔過而得
中故謂之小過也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

則過乎恭所以矯其慢過乎哀所以矯其易過乎儉
所以矯其奢過之所以為亨也然恭不至於辱哀不
極於毁儉不入於陋過之所以為利貞也貞者正也
君子之矯在救弊期於正而已矣故子曰小過小者
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以震代艮以允繼巽其與時偕行之象乎損之
彖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夫亨至於二簋可謂過乎儉矣然與時偕行不為

過也譬如冬裘夏葛非其時而服之得不謂之過乎
可小事不可大事何謂也曰小過陰居二五柔得中
也柔得中者臣不失其道也臣不失其道則凡欲驕
枉而救獘事之小者可為也陽居三四則失位而不
中也剛失位而不中者君失其道也君失其道而臣
得之苟欲大有所為不幾於作福作威者乎是以不
可大事也睽之六五得中亦曰小事吉豐之九三不
中亦曰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何謂也曰小過有飛鳥之象焉二陽在内為腹背之象四隂在外為羽翰之象鳥之飛止不在腹背而在於羽翼則是君無為而臣用事之譬也鳥飛在上而遺音在下則是位高而名盛之譬也震為善鳴故有遺音之象鳥逆而上者也愈上則其勢愈逆將无以託其足而蔑其音下則其勢順斯有以安其身而全其名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下則為伊周上則為莽卓也伊尹之復政厥辟周公之復子

明辟皆鳥飛而能下者也可不爲大吉乎夫大權不可久執大名不可久居處人臣之極任天下之重未必皆有還政復辟之事但能謙恭卑巽畏遠權勢則可以保其富貴而全其令名亦下之義也是以周公既復辟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得其道矣夫周公以叔父之親居宰執之尊至於鞠躬如畏不亦過乎恭者哉然勢疑則隙生位高而毁至不若是不可也其亦與時行之義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者艮也雷者震也雷行天下無所不震令云山上有雷是雷久居於山也雷久於山山之草木鳥獸將有震而僵斃者得不謂之過乎然其過小其發生之功大是以謂之小過也君子之所為驚世駭俗之行以新起斯民耳目者凡皆以趍變而矯弊也則復其亦若此也然過趍變之事不止於恭哀儉而特言是

三者蓋人之過各於其黨君子之過常過乎厚是三
者君子之過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司敗遂疑其黨而夫子亦自受其過是則過乎恭也
當是之時訕上之俗成慢君之風靡安得不小有所
過以救之與是以夫子入公門鞠躬屏氣升降踧踖
事君盡禮人以為謟不亦小過之義乎至若正考父
三命盡循牆而走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晏子一狐
裘三十年未必皆過也君子所以矯世俗之弊引之

於常道而止也

雜卦曰小過過也

小過成卦以四陰過二陽而成共在六爻以過與不及為義過乎九三者六二上六也過乎九四者六五初六也然六二之於九三九四之於六五多寡適平無以相過唯初六上六則過之遠矣人臣之勢遠過於君豈能久而无變也是以初上皆有飛鳥之凶而六二九四之无咎九三之凶六五之不雨皆以相過

不及而取之耳夫大大畜小畜皆畜也大過小過皆過
也而雜卦曰大畜時也小畜寡也大過顛也小過過
也苟非以六爻相雜即其時也以求其義而强欲通
之未能有爲之説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承於六二之巽
而應乎九四四震兑也故曰飛鳥以凶以用也春秋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小過有飛鳥之象初六則

其羽翰也震為動艮為止兊為說震動而艮之兊說而從之是四之動靜之權是身輕而羽重也故有飛鳥以之之象鳥為翰之所以猶君為臣之所以也為君而見以於臣則生殺予奪皆出其手欲无凶得乎書曰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斯之謂也故子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言臣下專恣左則欲左右則欲右為其上者无如之何也其凶宜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乎九三三震也兊也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二承乎三三有君父之象焉二承乎四四之於二則其祖矣初應乎四而連於三配祖則為妣從君則為臣也夫陰陽適稱則為平偏勝則為過六二之於九四則過之以是過其祖也陽為有餘陰為不足六二之於九三則弗過矣是不及其君也相違為

睽相值為過六二之於初六則過之矣是過其妣遇其臣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際尊卑之分必致其嚴也故子不可以過於父臣不可以過於君婦不可以過於夫懼其凴陵而至於僭越也若夫祖之與孫則尊卑隔絶矣雖過之而無嫌也豈獨無嫌乃祖之所以願於孫也故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人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人子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至於子則欲其无忝而已況又過其妣乎遇者

相得之謂也過祖而遇妣祖之所不怒也若過君而遇其臣則君不能堪矣曰无咎初六於曰為悍妻於三為强臣二與之遇宜若有咎矣然二過祖而遇妣則祖妣不失其愛不及君而遇其臣則君臣不失其歡是以為无咎也所以然者二中正而柔順故也以巽從震又何咎之有哉六二一爻居祖妣君臣之間不過其祖則為不肖不遇其妣則為不順過其君則為不臣不遇其臣則為不和有一于此凶咎隨之而

象止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葢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上體為兊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六之艮而乘六二之巽故曰弗過防之以九居三不得其中可謂過乎剛矣然卦以小過為義三非小也故取諸陰文而言弗過弗過者為六二言之也六二居柔而承剛體巽而從震中正而在下則其道

矣為其陰陽偏勝宜若過焉然方於九三是乃不及
非過之也三又以兑而應艮艮為土故有隄防之象
六二於三不為過而三過以防之民時不直其上也
故曰從或戕之凶二弗過而三不能容三過防而二
不能堪君臣不相安必有大變然六中正柔巽終無
犯上作亂之事而三之從者或從其事矣則人君忌
刻而强愎无故而疑大臣則其刑威殺戮必將不得
其中而左右近習之習將懼誅而作難矣故或之在

内曰弒在外曰戕不測之變也震為木兌為金震為決躁兌為毀折故有從或戕之象晉靈公之事是已春秋之世晉有六卿魯有三家蓋小過之時也趙盾雖強家盾之為臣也恭欽而忠順不為過也靈公使賊殺之伏甲攻之嗾犬噬之可謂甚矣盾終不敢萌逆節而穿實殺之所謂從或戕之者矣晉悼公魯昭公亦九三之居也而欒民季孫皆非六二之臣故不得待其從而自為之矣昭公之免於弒者幸也文之

稱不亦宜乎故子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孔子親見
當時之事而感爻繇之辭故深歎其凶言從者猶或
戕之則其凶咎之形宜如何也此與鼎之九四覆公
餗信如何也辭吉畧同或曰六二不及其君而遇其
臣故爻言无咎今九三既成於凶則二得為无咎乎
曰吉凶无常惟人所召二為之臣可以无咎而三成
於凶則不得為无咎矣然則趙盾亡而越竟反而討
賊庶其免乎故夫子歎之曰惜也越竟乃免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上體爲震下體爲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六之兌而承六五之巽故曰无咎剛失位而不中宜若有咎矣爲其與六五遇剛柔相濟多寡適平斯爲无咎矣故曰弗過遇之小過之世臣過乎君今六五以陰居剛而九四以陽居柔有巽震之合焉則不爲過而爲遇矣君臣相遇宜若可以有爲然小過

之時有君弱臣强之象往而不戒有危道焉象之所
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貞
者正也剛下而柔上下震而上巽非恒久之道而又
下應於初有鼎折足之象非特不可以大有爲將不
宜永以爲正也故子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爲其不
當也是以上彖六五不爲過而爲過矣往厲必戒終
不可長也履霜堅冰其斯之謂與姤之彖曰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其二曰有攸往見凶聖人見機而知

著垂戒深切皆此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九四四震兊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雨者坎之象也四為震五為巽而係之雲雨何哉曰震為雷巽為風雷震則雲興風行則雨至也然陰陽和而後雨陰猶未離其類則為密雲而已夫震之於巽六

五之於九四有相求之義宜其相與為雨矣然四而兊馬兊為西西郊陰之所也其為密雲而不雨不亦宜乎所以然者九四之兊下應於初六之艮則其從五之志未能尊一是以密雲而不雨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是之謂乎故曰公弋取弋在穴五為王四為公弋繳射也巽為繩兊為金故有弋射之象艮為黔喙之屬而在下卦之下故有在穴之象蘇氏曰權臣用事必有穴其間而為之用者莫若取以自明於

天下而天下信之矣楚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不應子馮請焉申叔曰吾懼不免薳子辭八人者而後王之亦取彼有穴之義也故子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雲也上之天也離其類而之乎東北則其施下矣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巽兊之象也小畜以臣畜君其密為雲而不雨者尚往而未復也小過以臣過君其為密雲而不雨者已上而未下也君子之

欲致其君而膏澤下於民者可不思喪朋之義哉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六五之巽而應乎九三三震兌也故曰弗遇過之上六之於六五宜若遇矣然二爻皆陰无相與之意上又偏勝而應在九三月乘陵六五之象是以弗遇而過之也或曰六二之於初六其乘陵之象與五上君也而爻謂之

遇何哉曰六二臣也初六亦臣也同類而相從斯謂之遇也六五君也而上六乘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謂之遇則可乎是以謂之過也故曰飛鳥離之凶離麗也詩云雉離于羅是也上六翰飛極高而其體艮艮為止故有網羅之象焉然初上皆艮也初六言飛鳥以凶而此言離之凶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故曰是謂災眚災天降也眚人為也當小過之時居窮上之勢難至无日矣謂之災則有人為之咎焉謂之

眚則有天降之罰焉是則人禍天刑相因而猝至不
可逃也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與此同義故子
曰弗遇過之已亢也亢則不與之遇而過之矣或曰
揚雄有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鳥飛愈高則矰繳所
不能及何以反離於凶乎曰物之大小皆有定分分
有所止力有所窮鳥飛愈高其勢必不能久是以至
於離凶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上九曰亢龍有悔
夫龍陽物也升潛變化不可制畜者也飛而在天然

且亢而有悔況飛鳥乎然則揚雄所謂鴻飛冥冥以
譬君子遠人而辟患良非善喻者也若易之取象則
豈云爾哉其在漸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斯其所以
為全身遠害者與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宋 林栗 撰

坎上離下 既濟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既濟小過之變也自過而濟艮變為離震變為坎易初四五三爻而成也艮變為離止乎明也震變為坎出乎險也止乎明出乎險卦之所以為既濟也小過既濟利乎貞小過之所以為過而不為濟者初四五三爻皆不正變為既濟則六爻皆正剛柔當位是以謂之既濟也夫立天下之事者必有過人之才草天下之俗者必有過人之行過而受之以濟斯其義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下離上坎成卦曰既濟者初為離二為坎三為離四
又為坎離火炎上三坎水潤下相配而成功是以謂
之既濟也然水火之間必有金木土為之用然後成
既濟之功當其成也金則革矣土則變也木則化矣
是故既濟之時水火可見而金木土不可得而見水
火可見故其六位皆離坎成形金木土不可見故乾
坤震巽艮兌皆无全象也或曰然則未濟之時亦无

六卦之象將何義以處之曰未濟者水木各居其所而不相值也金與土木於何而用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謂也曰陽為大陰為小坎陽也離陰也切成於坎而制在於離故子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按文當曰小亨夫興事造業開物成務惟大者為能亨令小者制之而亨何也剛柔之位當上下之分定也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謂之當九五在上六二在下謂定剛柔當而上下定是以謂之利貞也然而初吉終

亂何也曰先陽而後陰先治而後亂也初九之陽動
於既濟之初吉之象也上六之陰窮於既濟之末亂
之象也夫存亡治亂豈有當哉變而通之存乎人耳
故子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
則亂其道窮也言柔之為道易窮止而不變則亂矣
或曰夫子以初吉為柔得中而吾子以初九言之何
也曰初者陽之造始也六二者柔之得中也陽不造
始則六二何以得其中柔不得其中初九何以成其

始文王舉其一夫子明其旨豈不槩然矣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者坎也火者離也以水沃火无餘蘊矣今水在其上
火在其下不能以相與則變化成矣是以為既濟也
然變化既成則水火各反其所苟為不變則水涸而
火炎上也君子是以思患而預防之也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无伊尹之志則簒也其斯之謂與
雜卦曰既濟定也

既濟未濟以雜坎反對而成其在六爻以或定或應為義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謂之定以陽居剛以陰居剛謂之應何則既濟之時天下既已平矣惟君臣上下各守其定分而不相陵犯斯以為既濟而已矣是故離下坎上卦之所以為定也九五六二爻之所以為定也然初與三以陽而居下四與上以陰而居上所謂定者或失之矣故聖人於初四兩爻明制治保邦之法三上兩爻明夷狄小人之戒而於二五中

文明君臣夫婦之道著損益盈虛之理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而承於六二二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濡其尾尾舟柁也輪所以行車尾所以行舟初六陽剛居於最下故有輪尾之象焉離為舟坎為車離為麗坎為險故有曳其輪濡其尾之象既濟諸爻以定為義今陽剛居下而取諸曳輪濡尾者言其方濟之初則陽剛居下宜

矣故曰无咎車欲進而曳其輪舟欲浮而濡其尾宜若有咎矣然曳其輪者所以制車之遲速而防其跌也濡其尾者所以制舟之深淺而防其覆也又何咎之有哉故子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說者因未濟之彖必以尾為狐尾則失之於此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介於初九九三之間三爻皆離也故因婦喪其茀茀車

蔽也婦所以自障二以居陰柔有婦之象焉坎為輿
為幽離為明為相見故有喪其茀之象焉六二九五
之婦而九三與之相見而无難以喪其所以自蔽者
也然既濟之時上下分定初九九三各有其應二雖
居於其間上應九五莫之敢犯也故曰勿逐七日得
三柔而在中故有勿逐之象易以日言近以歲言遠
七者天道來復之數也當既濟之時六二守正居中
有應在上不過七日必遇其配遇其配斯得其蔽矣

竊以逐之為哉此其震六二喪馬勿逐七日得之義
同逐則遂喪之也何有天下既定上下無驚姦亂之
人常伺其隙而乘之苟為不勝其忿而逐則失其中
道而易其位亂之所由來也惟静以持之則姦謀阻
矣故子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伯禽之誓師曰馬牛其
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者其定之義乎君臣之間夫
婦之際小人間之説隙易生可不戒哉可不重哉
然自二至五所隔三爻不言三日而言七日者坎下

離上故也坎下而不能上離上而不能下雖欲相過不亦難乎卦有六爻七則變矣變則六居五而九居三坎上離下應既濟之象過而後得矣係之七日不亦宜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九三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中國之賢王聰明而健者也鬼方窮北之小夷昏迷而難服者也九二離爲明故有高宗之象上六坎爲幽故有鬼方之象離爲兵坎爲盜故有征伐之象以至明而當至暗以至強而當至弱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自三至上所涉三爻三年之象也三上居相應之地而无相與之意係之伐國不亦宜乎夫以有商之盛王伐鬼方氏之小醜宜若舉太山以壓鳥卵不旋踵而殄之矣然而曠日持久

至於三年而後克之者謹之至也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淮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貴臣竊爲大漢羞之趙充國有言脫有不虞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又曰臣恐國家憂累數十年不二三歲而已由是言之高宗之伐國三年不爲久也商武之頌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鬼方既服而威靈之所被者遠矣四方無事壽考康寧而子孫賴之也然則三年而伐一國

若緩而實速若怯而實勇一勞而允逸暫費而永寧等計見效與夫快心於一戰者絶矣故曰小人勿用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離為君子坎為小人六二六四皆坎也故有小人之象既濟六爻皆定无相與之意故有勿用之象說者皆以謂論功行賞勿用小人非也夫信彖者君子之道而變詐者小人之術也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之微苟期於勝而已則權謀詭譎无所不用不待於三年而克之也惟夫深謀遠慮以

為國家之禍亂常必由於小人小人有功則不可不賞故寧使遠方之未服不使小人之有功此高宗之師所以有三年之淹也或曰兵詭道也所用者皆阻詐之徒也必欲君子而後用之不亦迂乎曰不然晉中行穆子次鼓經年不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无疲士夫而鼓可得穆子不應左右曰不利一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子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

賞之是賞倭人也倭人得志使晉國捨人而為倭雖
得鼓安用之此則高宗不用小人之意也或曰然則
師之工六開國成家小人勿用何謂也曰大亂之餘
羣雄並起有王者作四面而歸之當是之時來者必
納豈當問其君子與小人哉若其有功烏得不賞雖
不使之開國成家以為民害耳及夫天下既定上恬
下嬉而遠夷之國有昏迷負國之徒從未服從將有
歲月耳詎可怠一時之功而遺後日之患乎此師之

上六既濟之九三所以文同而義異也故予曰三年克之憊實按釋文云古本憊作備備有全師保勝之義焉若從今本作憊亦通蓋曠日持久使鬼方困憊而自服非與之爭利於鋒鏑之下也說者皆以三年伐國為高宗之憊不知權其輕重校其得喪計其久遠乃高宗之所以為賢王也焉得為憊哉明夷之九三上六亦以至明伐暗其繇曰不可疾貞與此同義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上體爲坎下體亦爲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離也故四繻有衣袽舊説皆謂繻當作濡謂衣之敗絮可以塞舟漏也愚謂不然涉川而恃漏舟備舟而恃敗絮殆非防患之道也按文當曰衣有繻袽繻帛邊也袽絮緼也四以一陰介二陽之間故有繻袽之象衣之不戒或裂而爲繻或緼而爲袽又不戒焉將遂破敗而不可紉縫矣故曰終日戒離爲日三爻皆離故有終日

之象坎為憂故有戒懼之象四應在初而居二陽之
間初九之所不能无疑也終日戒懼而後知免矣故
予曰終日皆有所疑也或曰乾為衣而坎稱之何也
曰配坤而言則乾為衣配離而言則坎為衣夫象豈
一端而足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

於四上之閒三爻皆坎也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說者皆即本卦以求東西鄰之義未有得其說者也聖人蓋以二卦相並爲東西隣之象言既濟東鄰也未濟西鄰也既濟之爲東鄰何也曰東陽位也西陰位也二卦皆以五爲王則九五之爲東隣六五之爲西隣宜也九五體離離爲牛爲戈兵故有殺牛之象六五體坎坎爲水爲有孚故有禴祭之象夫禴夏祭也殺牛大祀也九五所遇皆坎坎於

時為冬則殺牛以祭應其時矣六五所遇皆離離於時為夏則酌彼行潦亦其時矣然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何也此則損益盈虛之理也聖人知禍亂之易平而盛成之難保故於此著其戒焉夫寒往則暑來小往則大來旣濟之時極於九五聖人之所畏也故係之以不如隣之辭夫子又從而釋之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夫以東隣之盛禮而反不如西隣之薄祭而反受其福者

遇吉大之來也然則履富貴之盛處盈成之極可不深思而戒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乎九五二爻皆離也故曰濡其首厲上居最高首之象也初為尾故上為首既濟之終不能極乎剛長而終之以柔不能出乎險陷而下有所麗是濡其首者也舟船之制必矯其首而濡及之是覆溺之形危亡

之象也故曰厲何則以柔濟剛以離濟坎其象則楫之濟川是也其義則人臣之濟世是也舟楫之濟川以既登于岸然後為既濟也人臣之濟世以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然後為克終也故既濟三陰六二有喪弟之疑六四有濡袽之戒至於上六居卦之終柔不能變是功名而不去者也不為侵君竊國之謀必為持禄保寵之計而三五之剛明見抑於下譬猶以濟而不登抑水而玩之必至於濡其首也象之所謂終

止則亂其道窮者非是之謂與濡首之義與大過上
六過涉滅頂同滅頂則已成於凶濡首猶可救也故
係之厲而已或曰然則九三揩上六為鬼方何也曰
九三之明既升而六猶居其上在外則為逆命之國
在内則為擅權之臣故九三有伐鬼方勿用小人之
辭而上六則著其濡首之象明其禍敗可立而須也
故子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孔頴達云既濟上六濡
其首者始入於難未沒其身也未濟初六濡其尾者

進不知極已沒其身也此皆執文害義若如此說則首應在初爻尾應在上爻矣安有既濡其首而未沒其身者乎

坎下
離上
未濟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未濟終焉

未濟既濟之反也覆而視之既濟猶未濟未濟猶既濟也坎為水離為火水火相資而成是也為既濟水火各居其所是以為未濟也既之為言盡也已往之辭也未之為言有所待也方來之辭也險難已盡而不遂濟終无出險之理是其時極而道窮可知矣未濟則未可窮也是以既濟上六直言濡首之厲而未濟上九兩著吉凶之辭變通之義存乎人耳所以然者以九居上陽氣存焉反而居初乾之德也萬物之

所以資始也六五之柔久而居二坤之德也萬物之所以資生也故易終於未濟而始於乾坤所以為循環而不窮者與故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斯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下坎上離成卦曰未濟者初為坎二為離三為坎四又為離離火炎上坎水閏下各居其所而不相逮是以謂之未濟也未濟何謂也曰未濟未可以濟之謂也曰可以濟而言亨者有可以濟之理也可以濟者有其具也未可濟者俟其時也猶之舟楫具而水未至故係之未濟云爾及夫六五以柔得下應九二是水至而舟行也故子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謂也曰陰為小坎為狐狐陰物也

履冰而濟者也汔幾也幾濟而未濟也狐之爲物多疑而善慮患小狐則慮患之未深者也是以有幾而未濟之象焉初六之柔進而上行至於六五宜若濟矣然由未出乎中是以未知其濟否也苟濡其尾進退不可斯无攸利矣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說者或以汔爲水涸夫涸而濟猶行陸也何以明濟川之義乎井之象曰汔至亦未繘井亦幾至之義也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明之曰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諸爻雖不當位而所以亨者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可以濟也夫二卦相反爻皆有配而獨於未濟言應者謂以陽居柔以陰居剛在凡卦以陰居柔以陽居剛則无相遠之情以陰居剛以陽居柔有相與之意是以既濟為定而未濟為應也或曰既濟无相與之意而六二九五有夫婦之辭何也曰應猶成也定猶恒也柔上剛下謂之成剛上柔下謂之恒剛柔當位謂之定剛柔相易謂之應

九五為夫六二為婦是其定也二至於喪其茀則五
之不應也明矣然則既濟之時君尊臣卑其患至於
不相應故子曰思患而預防之未濟之時上下相與
而君臣之勢未定故君子以辨物居方因其象以救
其偏而已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者離也水者坎也離南而坎北火上而水下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自然之理也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君子體之以辨物而居方故能使中國四夷不相雜揉君子小人不相淆亂至於天下萬物莫不各當其處皆取諸未濟之象也

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未濟以離坎相易而成而未濟諸爻以剛柔始終為義始於陽者窮乎陰始乎陰者窮乎陽是故既濟六二為柔得中則九五亦為剛得中也未濟六五為

柔中則九二亦為剛得中也未濟六五為柔中柔為之主也然則以六居上女之窮也以九居上男之窮也其窮一也而所以異者剛柔之不同耳此既濟之所以為窮而未濟之所以為未窮也何則以九居上在乾為亢在姤為吝然變而通之則有生生之理所謂枯楊生稊是也若女之窮則窮遂矣是故未濟六三兩著征凶利涉之辭上九兼明有孚濡首之義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若夫二五剛柔得中故均係之

貞吉四以剛之上行初以柔而下應故四為貞吉而初為吝剛柔之得固如是矣或曰子以旣濟為定未濟為應旣濟為女之窮未濟為男之窮旣有其說矣不於旣濟言窮而未濟言應何也曰不於旣濟言窮者物不可窮也不於未濟言應者水火不相射非若山澤之咸感應以相與也立言之指豈苟云乎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

承於九二二爻皆離也故曰濡其尾吝坎為水為狐初為尾故有濡尾之象狐之履水聽水以為前却然直至於濡其尾則羞吝之道也然彖言濡其尾无攸利而爻獨言吝者以其在卦之初其失未遠猶可復也故係之憂虞云爾或曰既濟之初九其象為離未濟之初六其象為坎離之遇坎與坎之遇離之象宜不同故曳其輪之辭既濟居初而未濟居二伐鬼方之辭既濟居三而未濟居四其象易則其辭變也獨初

上二爻濡尾濡首之象二卦同其辭何也曰離以中虛故其象為舟坎以隱伏故其象為狐舟之濟也以氷氷至則行氷去則滯狐之濟也以氷氷合則度氷泮則陷是舟之與狐適相反也故既濟之初體乎坎未濟之初體乎坎而象濡尾濡首之辭適相類也或曰然則彖言狐而不言舟何也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舟楫之利也濟不通二卦之名蓋取諸此愚智之所同知也雖不言其名物可也狐陰類也非人之所常見不指

其名將或其象也此則微里闡幽之意也夫舟倏水而行狐聽氷而渡失之儀傾則有陷溺之憂是以聖人取之以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義陽為行陰為止麗為離坎為陷初九體離行而麗者也初六體坎止而陷者也故既濟之初濡尾為无咎未濟之初濡尾為吝舟濡其尾故宜无咎狐濡其尾則吝矣象異而辭同事同而功異其以此與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見氷之堅以為可度而不知其有時而泮是以

有濡尾之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於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坎行也遇險而曳之所以為安行之道也或曰輪者何曰坎為輪為曳故有曳輪之象輪者車之所以行在車下也既濟在初而未濟居二其所以取象何哉曰輪在車下而當其中故下卦之下與中卦之中取而象之皆可

也曰然則旣濟之六二其不取之何哉曰剛則行柔
則止輪者所以行也以六居二曷為取之哉故曰貞
吉具者正也行初之輪自下而升僅能免咎而已九
二之輪行乎道斯得其正矣曳輪而行得乎中正其
言吉也宜哉故子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
上應乎上九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未

濟征凶利涉大川既曰征凶而又曰利涉何也四三居上下之交進退之際方其未可以濟征則凶矣及其利也雖大川可涉而況其小者乎故凡未濟而征利而不涉者皆凶咎之道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未濟而征者也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利而不涉者也其咎均矣故子曰未濟正凶位不當也爲其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是以之其有未濟之征云爾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貞吉悔亡貞者正也以此為正則志行矣二卦之象在取水火相為義矣夫水火之為性性不可以相入水入火而焦火入水而滅惟夫離下坎上相逮而不相射是以有相濟之義為離下坎上其卦為既濟而九五六二離上坎下乃為未濟也坎下離上其卦為未

濟而六五九二離下坎乃上為既濟矣故既濟之二五有喪茀殺牛之辭而未濟之二五均為貞吉也九四應在初六而亦謂之貞吉何也曰九四秉陽剛之德體離明之性陽德上行離性炎上承於六五斯為既濟矣雖有初六之應六三之比而不足以易其從五之志是以係之貞吉而又係之悔亡也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九四初六既无相得之情而居相應之地是伐國之象矣四於既濟為三初於

既濟為上坎為鬼方離為中國坎為盜離為兵自四至初所歷三爻故有鬼方三年之象與九三同也然不三言貞吉悔亡何也曰陽剛之德上行者也以九居三君道也三之上行其不應上六未可知也故有伐鬼方之辭又有勿用小人之戒以九居四臣道也四之上行其下不應初六明矣故用震於鬼方而受賞於大國至於下比之悔則亡矣大國指中國而言或謂賞以大國者非然二爻伐鬼方則同三為克之四

爲震可也曰三即而伐之克然後有功四不之即取其震驚而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或曰四取其震驚則何以三年也曰修其守禦之備治其戰伐之功其保吉於此而信威於彼豈朝夕之功乎彼暴露師徒櫛風沐雨猶不以三年為淹而況爲不即之者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而介於四上之間五爻皆離也故曰貞吉无咎四之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之應在二故貞吉之而无悔矣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坎為有孚離為光明光者德之發於外者也孚者德之感於內者也六五中行而所遇皆離德之發於外者然也下有九二是其正應德之感於內者然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則无咎而有輝光者也故係以光孚之吉為貞吉

者言其中正以相與如是則吉也孚吉者言其充實而孚光輝見於成功者如是也所以然者當未濟之時而六五得中成既濟之象其內孚而外光不亦宜乎故予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暉者光之散言九二九四上九三爻皆離則光暉之所被者遠矣或曰六五既濟矣而彖言汔濟未出中之辭何也曰既濟之終猶不遂濟未濟六五水至舟行矣其濟之與否固未可知也小狐汔濟應其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六三而乘乎六五二爻皆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坎為有孚為酒離中虛飲酒之象夫人相與期會飲酒亦不可以无孚其在需曰需于酒食是也飲食燕樂而不失其孚斯為无咎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上為首坎為水故有濡首之象至於濡其首而言其孚則失之

矣夫飲酒者實樂之事也濡首者陷溺之形也以宴樂之事而有陷溺之形智者之所不為而尾生之所以為信者也故子曰濡者亦不知節也節猶時也東方未明之詩曰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而序以為刺无節與此意同或曰既濟上六以陰而體坎未濟上九以陽而體離均謂之濡首何也曰既濟上六柔而止也未濟上九剛而動也柔而止者既濟而不濟至於濡其首也剛而動者未可以濟而必濟至於濡其首

也聖人不能先時亦不失時未可為而為之與可為而不為其敗均之方其利涉也雖飲酒之閒暇而不失其孚夫何咎之有焉及其征凶也苟狥其衆而不顧濡首之患斯之謂失矣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其斯之謂與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鯤